

艾莉斯·馬利雍·楊著，何定照譯，《像女孩這樣丟球：論女性身體經驗》，臺北：商周出版公司，二〇〇七年，三五二頁。

陳文珊*

西方哲學的主流，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降，便慣於假定身心二元，在形上學裡，身體是變動的、會消滅的、具限制的，但作為與之相對應的精神／靈魂／心靈／理性則是不變的、不會消滅的、自由的。這種形上學思惟，導致了倫理學對身體的極度不信任，身體要不是被視為是靈魂的監獄，就是代表感官的欲求，是所有道德錯誤的源起。到了近代哲學知識論崛起後，身體作為感官經驗之知的依據，更被理性主義貶抑為造成錯覺乃至錯誤信念的主因。笛卡兒的名言「我思故我在」，根本否定身體可以作為哲學思考的阿基米德點。構成我的身體，只能透過證明外在世界存在的論證，方能肯定其真實存在。笛卡爾視身體外在於「思考我」這種影響，一直延續到當代，就算到了現象學，身體也只是呈現在我意識中的事物自身。

從上述的哲學簡史可知，哲學派別雖異，但其論述中的身體其實都大同小異，都是以男性身體作為一切身體的代表來進行反思，而無能注意到真實存在的身體其實有百百款。

身體的創世紀

在不同的文化中身體肉身化的呈現，反映出不同的社會意涵及歷史感。身體可以切割，可以增添，可以演化變異，並沒有一種純粹的身體，可以作為客觀認知的對象。身體，與其說是所與（the given），更好說是

*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後選人

建構出來的。換言之，沒有所謂「自然」的人類身體這回事，身體的型態本具開放性，容許不斷改變，輪椅、助聽器，乃至於其它的醫療器材，都可以被接納成為身體構成的一部分。義肢科技的新發明「藍芽義肢」，由於內建電腦晶片，據說，可以無線傳輸的方式，向人造關節內的馬達下達指令，甚至可以協調義肢間的配合移動，讓行進移動更具協調性，不會相互絆跌¹。在建構身體感的相關動物實驗，更顯示靈長類未來極可能可以透過腦波來操控機器人，杜克大學的科學家發現母猴「伊波拉」能夠藉由最新的訊號傳導，隔海操控名為 CB 的機器人。值得注意的是，藉由刺激與反應的反覆訓練，「伊波拉」的神經元不只對自己的身體有反應，更對 CB 有反應，這顯示她已視 CB 為自己身體的一部分²。屆時，一個人可能不會只能「有」或「是」一具身體。

拜現代先進科技所賜，不管過去的哲學傳統如何看待身體，視之為一種質料，還是一種感官欲望，或是一種心理經驗，乃至於先於一切知識理論的現象，身體之為物，未來無論是在倫理學、知識論，或形上學中，不再能以同質而靜態的方式來抽象地加以研究。

對女性主義來說，這意味著一件事，如果男人的身體不能代表所有人的身體，「女人的身體」終於具有理論的可見度。女性的肉身化經驗含括的範圍很多，其中，最最不同於男性的，或許便是從這個身體孕育滋養另一個身體的經驗。只是，不同的女人豈只有一種身體？身體的差異與同一作為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該如何重新哲學地加以審思，而不致於淪入二元論的制式思維中？艾利斯·馬利雍·楊的《像女孩這樣丟球：論女性身體經驗》(On Female Body Experience: “Throwing Like a Girl” and Other Essays)，堪為女性主義哲學在這方面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¹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80127/57/skrm.html>，2008年1月27日下載。

²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80116/78/rx8c.html>，2008年1月16日下載。

艾莉斯·馬利雍·楊其人其書

艾莉斯·馬利雍·楊 (Iris Marion Young)，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政治學教授，是當代美國女性主義領域裡首屈一指的重要人物，主要的著作包括有《正義與差異政治》(Justice and Politics of Difference)、《包容與民主》(Inclusion and Democracy)、《交叉的聲音：性別、政治哲學與政策的難題》(Intersecting Voices: Dilemmas of Gender,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以及《像女孩那樣丟球與其他女性主義哲學及女性身體經驗論文集》(Throwing Like a Girl and Other Essays in Feminist Philosophy and Female Body Experience) 等書³。

這本於 2005 年出版並在二年後便迅速譯為中文的《像女孩這樣丟球：論女性身體經驗》其實是將她在十五年前便非常著名的作品《像女孩那樣丟球與其他女性主義哲學及女性身體經驗論文集》擴充並再版的。增錄進來的文章，涵蓋她數年來談論女性身體經驗的作品，從 1997 年的〈房子與家：女性主義主題變奏曲〉，2002 年的〈活生生的身體與性別〉，橫跨到 2004 年〈自己的房間：老年延展照顧與隱私權〉，以及新作〈月經冥想〉。

該書作為作者在罹患食道癌過世前的最後力作，或多或少反映了她企圖為自己這些年來的努力作一個總整理，如同她在導論中所自述的，這本重新編修增訂的論文集，「含納我對『肉身化』(embodiment) 逾二十五年的思考……，呈現一位女性主義批判理論家數十年來、橫跨二十世紀晚期與二十一世紀早期的個人思考軌跡」⁴。

³ 楊在受訪時曾談到一些主題如何貫穿在她不同的作品中，可參見 Mitja Sardoc and Michael F. Shaughnessy, "An Interview with Iris Marion Young,"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 33, No. 1 (February, 2001): 95-101.

⁴ 艾莉斯·馬利雍·楊著，何定照譯，《像女孩那樣丟球：論女性身體經驗》(臺北：商周出版公司，2006 年)，頁 2-4。

但作品「作為一組相互重疊的對女性肉身化之社會意義的探究，與其他研究者對話」，同時，也「反映了許多理論家談及性別與性差異主題的演變」⁵，因而頗適宜作為研究女性主義性別理論四階段發展的重要歷史文獻，如何從駁斥本質論（essentialism）的生理決定說，到區別性會性別（gender）與生理性別（sex），到研究肉身化的經驗現象，到解構身體的個人化論述，主張身體存在於社會結構中。

從主觀經驗出發作哲學

在許多人的學術研究是與自己的真實生活兩不相干的學術圈裡，她這樣的一個女人卻嘗試用自己的生命故事，來作為哲學的起點。在本書中，她毫不遮掩，更無懼於世俗的眼光，愷愷而談自己的懷孕體驗如何是一種主體性的分裂經驗，談在哺乳過程中所得的快感，談月經來潮如何是一場「背與頸項震顫抽痛的身體革命」，談青春期的她如何渴望這成為有大胸脯的成熟女人，讀來令人動容。

以懷孕為例。在她現象學式的描述下，懷孕成了十足具哲思的題材，是主體性的異化與分裂。是分裂，因為「從身體內長出另一身體，自我與他人、自然與意識、生理與言語，都既分離又共存」⁶。是所以，「什麼位於我體內、是我自己，什麼又是外在的、分離的，這兩者間的界線，因為懷孕而流動起來，懷孕正是藉此挑戰我身體的整合性」⁷，分裂既在空間感上打破了過去的身體與世界的疆界，也是在時間感上呈現出開放與靜止的辯證，「懷孕有一種動作、成長與改變的時間性。……孕婦感受到自己有如一個創造過程的源頭與參與者……；正確地說，她就是這個過程、這場改變」⁸，而這些更直接或間接構成了懷孕意識的雙重意向性，既知覺到自己作為身體，又同時知覺到自己的所投射的目標，形成所謂「關注的

⁵ 《像女孩那樣丟球：論女性身體經驗》，頁 4。

⁶ 《像女孩那樣丟球：論女性身體經驗》，頁 80。

⁷ 《像女孩那樣丟球：論女性身體經驗》，頁 83。

⁸ 《像女孩那樣丟球：論女性身體經驗》，頁 91。

分裂」。

值得注意的是，懷孕的分裂並不構成異化。依據其定義，異化，只是在於主體的經驗或行動被另一個並未共享其假設或目標的主體所定義或控制時。這指的不是懷孕主體所經歷到的分裂，而是當現代醫療專業以父權的姿態來貶低女人懷孕的內在過程，視懷孕為一種失序或偏差，進而藉由醫療器械來客體化女人的身體，視之為裝盛胎兒的容器，而進行不必要的工具化的干預或操弄。

除了女性的身體經驗外，她更進一步把關懷放在與女性自我認同相關的社會議題上，探討文化如何藉由公共政策介入家庭以及住居的理想建構，進而影響婦女的自我身分認同。在〈房子與家：女性主義主題變奏曲〉中，她大膽揭露自己在十一歲時，如何在父親腦瘤過世後，作證控訴不愛理家的母親兒童疏忽的悲傷記憶，藉以解構父權文化所謂的家及家務勞動，以何種方式成為婦女「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剖析對理想核心家庭的價值的鄉愁式運用，如何造成對單親等邊緣化家庭的政策性歧視，再從而再重構諸如安全、個體所有、隱私與認同維護等家的民主化價值，以形成更具有性別正義的社會。另一篇〈自己的房間：老年、延展照顧與隱私權〉，則是根據她繼父因為中風而必須搬離長期生活的住家，安置到安養照顧中心的經驗，來論述房間與認同及隱私的關連，進而呼籲像安養院這樣的集體生活安置，應該為每位老人提供一個自己的房間或安全的個人空間。

女體陰性特質的同與異

讀者不難發現，楊剖析探討這些議題的手法，結合了存在現象學（*existential phenomenology*）以及女性主義社會批判（*feminist social critique*）的進路，來研究性別化的身體的微觀與宏觀面向，一方面，將女性的身體作為一種個人存在經驗，如乳房、月經與懷孕過程，納入哲學思考的範域，打破過去慣常以男性的身體想當然而所建構出的哲學人學假說，另一方面，又正視女性身體作為一個論述範疇（*discursive category*），

是如何藉由社會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種種因素而再現，進而作為組織、建構並規訓個別身體乃至於身體際的互動的。

楊運用梅洛龐帝的現象學方法，結合西蒙波娃《第二性》的論點，來研究活生生的女性身體經驗。但不同於性別盲的現象學身體論述，她不認為對女人身體舉止的典型作現象學的描述是普遍有效的。她所描述的，是且只是「身處當代先進工業、都市與商業社會中的女人」⁹。

據其分析，在這種社會處境下的女性的身體不同於男性，具有「陰性」的存在特質。說它是「陰性」的，不是因為女人在生理上具有任何共享的身體本質，而是指社會出於性別歧視所加諸於女人的「典型處境的結構與狀況」，從而限定女人在此處境中如何生活的典型方式」。直言之，在面對世界時，女人的身體不同於男人呈現「我能」的自信狀態；相反地，女性的身體經常存在於「抑制的意向性」(inhibited intentionality)、「模稜兩可的超越性」(ambiguous transcendence)，以及「不連續的統一性」(discontinuous unity)中，一方面作為人類，女人具有自由的超越性，將身體經驗為一種能力，但另一方面，作為女人，社會文化的處境否決其主體超越性，因而女人常將身體經驗為物，以致於總體上呈現出一種內有性與超越性的根本緊張關係。

同其時，由於把性別當成一個解釋社會理論化結構的要項，「陰性」主要是用來了解社會是如何進行分工與組織職責與地位的，據她所指，個別身體之所以能夠被統一化歸為一個範疇，其實是因為個別女人都遭到週遭社會制度的「性別化」「群體化」，而其過程往往涉及到三個主軸，即：性別分工、常規異性戀，以及性別化的權力階層。

倘若女體的一致，在於其所處的社會結構關係的限制上，而其所呈現出來的個別差異，則在於其對社會結構形成的回應有著程度上的不同。是

⁹ 只關心主體性的現象學經常為女性主義批評，指其涉及樸素的人文主義 (naive humanism) 及殘留的笛卡兒主義 (vestigial Cartesianism)。

故，因著程度不同所構成的活生生的女體（lived female bodies）序列，並不妨礙女人作為一種社會集體來尋求解放之途。

當女孩開始爬山、裝上機械並享受性歡愉

在楊為文成書的時候，還沒有多少人能夠跳脫生物醫學所建構出的健全身體迷思，同意她所說的，乳癌不單只是病，更可能是個人乃至於社會文化的新契機，「社會並未提供她把身體認同轉變成一個單乳女人、一位亞馬遜女戰士的機會。……女人的身體史流動且多；對她而言，構成嶄新且正面的身體認同充滿可能。」¹⁰

當楊所處的時代，女人不宜在大庭廣眾公開宣傳自己哺乳的經驗。她為文自承「覺得自己跨過禁忌之河，……這成了快感而非工作。我躺在那裡，就好像她在跟我做愛，讓她的腿抵住我的胃，用手撫摸我的乳房、我的胸膛。……我開始懷著歡欣的快感期待我倆清晨的性愛時光……」¹¹，簡直是干犯道德的大不諱。

在楊的時代，女孩不被鼓勵從事戶外活動。缺乏訓練的女孩丟球的姿勢，只能被史特勞斯（Erwin Strass）描繪成，「她沒橫向伸展手臂；她沒扭動身軀；她雙腿併攏，動都不動。……球丟得毫無力量、速度，也無法對準目標」¹²。

時過境遷，在有越來越多的人願意借助最新科技的發展，來建構更為多元的身體構成，打造女性主義哲學家唐娜·哈洛威（Donna Haraway）所謂的 Cyborg，中文譯為「動物—人—機器」的存在狀態的現今，或許我們不該忘了楊另一方面的警惕，大眾文化所謂的身體可塑性，其實是另一種對「完美女人」的拜物運動，不宜輕率地視之為女人在行使身體選擇權。

¹⁰ 《像女孩那樣丟球：論女性身體經驗》，頁 164。

¹¹ 《像女孩那樣丟球：論女性身體經驗》，頁 152。

¹² 《像女孩那樣丟球：論女性身體經驗》，頁 44。

而楊拒絕用道德光環浪漫化母性的作法，現今看來，或許不再那麼聳動驚世，也應該不再有人會誤解其是對情色化母性的變相支持。母親濫權對兒童性侵，無疑是危險與不正當的。只是矯枉過正，為害卻也不小。是以，她批判傳統父權禮教性道德，質疑母愛與性的二分不過是源於文化對女體的拒斥，是所謂文化的迷思，並不吻合婦女哺乳的肉身化經驗，於今視之，不單值得喝采，更可以給如同莎拉·魯迪克（Sara Rudick）之流的關懷倫理學(ethics of care)者一些提醒。在一些女性主義者依據母愛來建構所謂關懷倫理，推崇「只有給予而不求回報」的倫理理想的同時，是否未能挑戰父權對女人的區分¹³？

又或許，隨著性別平權運動的影響，有越來越多女孩開始嘗試另類身體的經營，玩登山、衝浪、攀岩，《像女孩那樣丟球：論女性身體經驗》書中所敘述的，有些已經不那麼切合女性現今的身體活動。後起的女性主義現象學研究亦發現在女性登山者的身體敘述中，充滿了「抵達」、「關鍵協調」、「流暢」、「自由」以及「連帶感覺」的字眼，這意味著女性的身體現象已經開展出新的面貌¹⁴。

當女孩開始爬山，裝上機械義肢，甚至享受性歡愉的此刻，我們相信，楊這本譯作的問世，對深化台灣女性主義的哲學反思，必會有著相當的貢獻。

¹³ 有興趣了解關懷倫理的，可參考 Sara Ruddick, *Maternal Thinking* (Boston: Beacon Press, 1995)一書，特別是第一、二章論到母親及母性思惟的部分。

¹⁴ Dianne Chisholm, "Climbing Like a Girl: An Exemplary Adventure in Feminist Phenomenology," *Hypatia* 23, no. 1 (January to March, 2008): 9-40.